

揭秘乾隆年间“摄魂案”

谣言冲击大半个中国

乾隆三十三年春，在江南出现一个谣言，说是妖术师可以通过获取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他人的魂魄，为自己所用，而魂魄被盗者则会生病或死亡。这个谣言不断在社会上蔓延，冲击了大半个中国。



[风波突起] 利用竞标事件散布谣言

清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1768年春天，“摄魂”的谣言迅速在江南蔓延开来。谣言的源头事实上是很难追溯的，据后来的处理结果看，可能缘于浙江的几个平常案件。

这一年年初，浙江北部湖州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倒塌，县令就用招投标的方式将维修工程承包出去。来自海宁县的石匠投标失败，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中标承揽了修建工程。

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贫困潦倒，便对观音殿心存嫉恨，于是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

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作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殃。

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地说走了样。说是修桥的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将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或活人的头发缠在木桩上，以人的魂魄精气来加大打夯力度，并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

当地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到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桩里。吴害怕惹出麻烦，立即报告当地保正（也叫保长，在当地掌管户口治安、训练壮勇等事），将此人扭送德清县衙盘问。知县审理后，下令将此人打了25大板后才许开释。

[谈妖色变] 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

但事情并未因此结束。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对底层大众来说已经变成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有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集合会将某种谣言放大并迅速传播开来。

慈相寺和尚编出的谣言很快传遍了附近的市镇乡村，并不断向外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或无端猜疑，或蓄意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

德清县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年轻人因喝了几杯酒，被叔叔疑心在外赌钱，挨了一顿打，逃到省府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一天半夜，当地人对计兆美的口音起了疑心，对他进行盘问，怀疑他是到杭州摄魂的。于是对他拳脚相加，又把他拖到

当地保正的家中继续拷问。计兆美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身上带了50张纸符，48张扔进了西湖，剩下两张已咒死了两个孩子。

第二天，计兆美被带到杭州府钱塘县衙门。此前，他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姓吴，并隐约记得石匠名字中有一个“明”字，审问中他回答说：“纸符是瑞明给我的。”

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所幸的是，计兆美未能从一千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乱编造的故事不攻自破。受刑后，计兆美承认故事都是因为害怕才编造出来的。

[不断蔓延] 被抓的人越多谣言越多

此时，浙江地区已经因谣言引发了好几起类似的古怪事情，闹得人心惶惶，省巡抚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决定再进行一次审讯，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

巡抚指示杭州知府召集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一起升堂问案，再让计兆美辨认吴石匠，但他仍未认出。官府又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德清知县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个别调查，也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或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于是一些信谣生事的

人受到杖责，甚至戴枷示众。

可是，要真正将对妖术的恐惧从民众中驱除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信谣生事者的惩罚，反而引发了民众更多的疑虑。民众眼中看到、耳中听到的是被抓到的“妖人”数目不断增加，心里更加恐慌，谣言也更加迅速向外传播。而且渐渐地发展为以剪割辫子为主的传闻，比如有的小孩因为学业没完成就谎称被妖人迷倒，辫子被剪了。也有人欠债抵赖，报案至官府说被人迷倒，辫子也被剪了。

[绅士缺席] 封疆大吏一直漫不经心

到了夏初，谣言被传得又有了变化，说是数百人的辫子被剪，范围包括浙江、山东、湖北等七八个省份。更有传言说有人谋划要剪下1万人的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黏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

清朝官方判定妖术或邪术的严重与否标准主要视其是否有叛逆色彩。凡是反抗官府和朝廷的

就是妖术，反之，则视为一般巫妄之说，以一般事件处理。所以，尽管谣言传播面积很广，各省大员对此却自行处理，拖延隐瞒，不予上报。

此外，各地发生的割辫起哄事件，地方绅士没有参与，官府便认为这样的事情成不了气候。基于这种考虑，尽管谣言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封疆大吏们对此一直漫不经心。

[乾隆降旨]

全国卷入清查运动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官员都是这种态度，山东巡抚富尼汉就认为这是大事，应该重视并应努力加以清查。富尼汉是满人，对剪辫子的传闻有特殊敏感。他认为事件带有政治意味，“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于是立即调查处理并上报朝廷。

乾隆皇帝当时正在承德的避暑山庄休养，接到富尼汉奏折后也认为事情重大，当天就发出上谕，令地方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于是好多省份都查出了一些割辫、摄魂事件。

随着各地类似报告的不增加，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一下拔高了事件的性质，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谣言，其背后一定有一个大阴谋，实质是谋反。皇帝对事件定了调，并上纲上线，官员们不敢不着力去办。于是，几乎整个国家都卷入清查“谣言”和“反叛”的运动中。在这种情势下，各种偏差就出现了：有捕风捉影的、有敲诈勒索的、有公报私仇的、有无端陷害的，人性中的贪婪、嫉妒、暴力都被激发出来，受害最多的就是云游和尚、道士、乞丐等下层流浪者。他们或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或直接被当地民众殴打，甚至被殴打致死。

然而，折腾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乾隆不相信这个结果，又指示把全国许多嫌疑犯长途跋涉送到北京、承德，由军机处官员反复、交叉审讯，结果发现案件中存在大量漏洞、破绽和矛盾之处，基本事实都很难成立。而且不少经不起长期折磨的嫌犯死去了，活着的几乎所有人都推翻了原供。当然，在此前各个“省级会审”中折磨致死的、翻供的已经不少。

1768年9月中旬，军机大臣们只好据实禀报。乾隆皇帝十一月初一回到北京。两天后，他降旨停止对摄魂案的清查。军机处在接到命令之后很快作出了结，释放了全部案犯。初步统计，“摄魂案”延续了近1年，蔓延到全国12个省，上报朝廷的涉案者就将近60名，分散在各地的涉案人数则无法统计。

案情真相大白，对割辫摄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荒唐而丑恶的闹剧。

[审视]

居安思危引以为鉴

“摄魂案”鸡飞狗跳地闹了近一年，朝廷说不再追查了，妖风迷雾也就烟消云散了。整个事件也像案卷一样被历史尘封起来。除了故宫博物院于1930年在《史料旬刊》刊登了相关的档案资料（当时称“割辫案”）外，没有人再注意这一事件。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在清廷浩瀚的档案里发现了这起案件，把它梳理出来，用了10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书，1990年出版。这名学者就是美国著名清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孔飞力（一译孔复礼）教授。这本书于1999年被译成中文，书名为《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较详细地记叙了整个割辫、摄魂事件，并从特殊的角度分析了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及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

不管如何，这本书至少让我们记起了200多年前的一起社会风波，记起一种莫名其妙就会蔓延的谣言邪说；让我们居安思危，让我们在遇到类似事件时有所借鉴。

（据《法治周末》）

燕莎·裕隆·银座
周大生珠宝
CHOW TAI SENG
因爱而美 为爱而生
燕莎·广场·新春
新区老凤祥珠宝
——1848——
首饰奥斯卡 百年老凤祥

燕莎购物广场
千禧之星珠宝
Millennium Star
千禧情缘 钻石承诺
燕莎购物广场
六福珠宝
LUCIFOR JEWELRY
听，心动，爱，动听